

书与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在我家的书柜里摆放着一本军旅作家金敬迈著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这本书陪伴了我40多年,给了我丰富的人生启迪。

小说热情讴歌了青年欧阳海从一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成长为一名爱民模范的光辉事迹。他曾两次勇救溺水儿童。村民家中失火时,又是他挺身而出,将老人背出险境。他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树为标兵。

1963年11月18日清晨,欧阳海所在部队正在进行野营训练。部队经过铁路轨道时,由广州开往武汉的288次列车鸣着长笛飞奔而来。汽笛声、排气声和车轮的震动声在两山之间激荡,构成了震耳欲聋的共鸣。一匹驮着炮的战马受惊,挣断缰绳奔上轨道,惊恐万状地在车头前方打转,转而又定住不动。危急关头,欧阳海奋不顾身冲上铁路,拼尽全力推开战马,避免了一场火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护了列车上几百名旅客的生命安全。但他自己却被列车轧断左腿,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战友刘延生从欧阳海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一个被鲜血染红了笔记本。笔记本第一页上清晰地写着:“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觉醒的人为它战斗!”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17岁那年暑假,我偶然在新华书店看到了这本《欧阳海之歌》。买到这本书后,我白天谈,晚上也谈。当老师和同学们听说我有一本《欧阳海之歌》后,也纷纷想要借阅。最后,为了让同学们都能读到,班主任决定由她每天在课堂上为大家朗读。欧阳海的事迹,便迅速在同学们之间传扬。

或许是欧阳海的精神感染了大家幼小的心灵,许多同学渐渐有了变化。一位生性顽皮好动的男同学,听了《欧阳海之歌》后,像变了个人似的,积极帮助同学,学习成绩也进步很快,后来考上了中专。我也开始发奋努力,最终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和几个同学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了位于祖国西北的一家国防军工单位。记得我刚到西是漫天飞雪的冬天,戈壁沙滩上荒无人烟,只觉得天地一片苍茫。单位在一个偏僻山沟里,我们住的是土块砌成的平房。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西北风打着转呼啸。在南方长大的我不会生炉子,导致满屋子都是煤烟味,而且煤炉经常熄灭。我睡在竹板床上,到半夜常常被冻醒。

更难以忍受的是饮食。由于吃惯了米饭,我很难适应这里的面食。不到半年,我就消瘦了十几斤。这期间,和我同时来的好几个大学同学都回到了南方。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去,我也不免打起退堂鼓。每当我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翻开随身携带的《欧阳海之歌》,暗暗鼓励自己,艰苦的条件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接下来的5年时间,我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还入了党。每个月,我坐着通勤车去五六十里外的县城,给家里和同学们邮寄信件,顺便再买几本喜欢的书。由于往返都是土路,回去时我满身都是灰土。

那个时代,地处山沟里的我们文化生活贫乏,除了读书很难再有什么娱乐活动。正巧单位有一块黑板,长时间立

流淌在心底的英雄之歌

汪志

在那儿遭受风吹日晒,都被腐蚀褪色了。我找来黑漆粉刷后自告奋勇地办起了黑板报。那本《欧阳海之歌》里的内容,自然常常被我摘抄到黑板报上。由于我上学时作文写得好,还在不少报刊上发表了文章,我把单位的黑板报办得非常活跃,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后来,即使我的工作岗位有了变化,单位办黑板报的传统仍继续保留着。

不知读了多少遍的《欧阳海之歌》,也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动力。我把在戈壁滩及山沟里38年的生活不时写成文学作品投寄给各报刊社。渐渐地,刊登的作品多起来,获奖作品也多起来,极大丰富了我的业余文化生活。

2009年9月,我从新闻中得知欧阳海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这个消息让我振奋和感动,我知道,曾经激励我的英雄,如今依然在鼓舞着更多的建设者们奋力向前。激动之余,我又买了一本新出版的《欧阳海之歌》。重读这本书,抚摸着崭新的封面和精美的印刷文字,我依然心潮澎湃。

2019年9月,我利用休假时间来到位于湖南省衡东县新塘镇京广铁路旁的欧阳海烈士纪念馆,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纪念馆内陈列着欧阳海生前的照片、遗物,以及关于他英勇事迹的文献资料,使人感到一种庄严凝重的氛围。走出纪念馆,在返程的列车上,我的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时代呼唤英雄,英雄光荣时代。无论他们长眠于何时、何处,都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和动力源泉。我想,在这片充满热血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定会将《欧阳海之歌》一直传唱下去。

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怀

——《爱比天空更辽阔——马旭的故事》创作手记

■徐 鲁

倘若不是亲眼看见,人们可能无法相信,一位14岁就参加解放战争的“老革命”,一对走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兵夫妇,离休之后,竟然“隐居”在湖北黄陂木兰山下低矮的农家小院里。

走进马旭的家,屋里没有任何高档的家具,墙面许久未刷。一张小木桌,既是她和老伴颜学庸的饭桌,也是读报、写文章、贴剪报用的工作台。两位老人一年四季的日常服装,就是干休所配发的“空军蓝”迷彩服。马旭说:“穿着这身迷彩服,不论什么时候,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时刻会记着,自己是一名老战士。”她的老伴颜学庸也笑着打趣说:“这也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情侣装’。”

“拿今天的生活和我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生活相比,和我们经常在一场急行军完成后,靠着山沟的石头和一棵大树,甚至在稍微能避一点寒风的雪堰下也能睡着的战斗日子相比,这个屋子的陈设还能说简陋吗?所以,我们很知足的,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苦’。相反,如果日子过得太铺张、太享乐,那就是忘本,是对我们的‘初心’的背叛!我们都是永不下火线的老兵,从来不会去追求什么享乐和奢靡的生活,哪怕一点点浪费和奢靡都不行!”马旭的话掷地有声。

马旭和颜学庸,都称自己是党和军队培养出来的“永不下火线的老兵”。战争年代,他们曾是出生入死、勇往直前的钢铁战士;和平时年代,他们依然是吃苦耐劳在前、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和最可爱的人。就像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所说: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

一

1947年,14岁的马旭,在她的家乡黑龙江省木兰县参军入伍,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了半年的文化课与战地护理知识后,

马旭打起背包,和战友们一起奔赴辽沈战场,成为一名卫生员。炮火硝烟中,一个女兵的青春得到了淬炼。

1951年,马旭随志愿军入朝作战,与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等在同一支部队。在上甘岭战役中,她几次立功,先后被授予抗美援朝纪念章、保卫和平纪念章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马旭和战友颜学庸相识相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回国后,马旭被保送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深造。1956年,她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分配到原武汉军区总医院工作。20岁刚出头,她就获得了“一把刀”的美称。而当她得知一支新组建的空降兵部队需要军医,便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主动申请到空降兵部队工作。这期间,她和颜学庸这对并肩战斗过、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理想的战友喜结连理,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此时,马旭负责的是跳伞训练的后勤保障工作。她常想,作为一名军医,救治战斗中受伤的战友是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如果自己不和战友一起训练跳伞,真打起来,就难以更好地履职尽责。于是,她经过刻苦训练,通过了空降兵考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空降兵中的一员,正式登机跳伞。此后的20多年,她先后执行跳伞任务140多次,创造了许多骄人的纪录。

至此,马旭所做的一切都还鲜为人知。她像部队里培养出来的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一样,甘于默默无闻,做平凡的奋斗者。她的故事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是在两位老人离休后。

2018年9月的一天,这两位身穿旧迷彩服的老人,相携走进武汉市一家银行,要将数百万元汇往遥远的黑龙江省木兰县。因为汇款数目太大,细心的银行工作人员想询问汇款缘由。两位老人却欲言又止,怎么也不肯说出实情。银行工作人员担心老人遭遇诈骗,就悄悄报了警。

经过一番耐心劝说,两位老人最后终于“配合”,说出了实情。原来,他们要将毕生积蓄,分批汇往马旭的家乡,用于资助儿童教育事业。“只有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家乡的发展才会有希望。”这是马旭朴素的愿望。在场的人们瞬间被感动了。两

位志愿军老兵,由此开始渐渐为公众所知晓。

我也是因为看到这个报道,第一次知道了马旭和颜学庸的故事。承蒙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和黑龙江省木兰县方面的邀约与支持,我从2020年开始采写和创作马旭的故事。两年后,长篇纪实文学《爱比天空更辽阔——马旭的故事》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三

马旭的故事时间跨度长,人物、事件、地点,甚至数据等也十分丰富。内容不仅涉及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诸多史实,还涉及马旭家乡,黑龙江省木兰县的党史和革命斗争史,以及松花江流域的地理、自然风物、民俗风情、方言俗语等元素。诚实地说,开笔创作之前,尽管我已经做了不少功课,但对于有些内容,仍然觉得难以做到准确、地道地描写和呈现。幸而有编辑团队不避繁难,帮我查找资料、核对史实,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和艰辛,为这本书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对书中个别对话细节仔细核实、严格把关。

写作过程中,有一个“疑团”一直困扰着我。马旭当选“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她说:“这样一件力所能及的平常事,没想到在大家眼里成了大事,还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感到很惭愧。”

为什么会感到“惭愧”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让平时省吃俭用、常年穿着一双只需十几元钱的人造革鞋子的马旭,慷慨地捐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用于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呢?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答案”。这也是我笔下马旭故事的一些新发现。我考证到,当年许多志愿军英雄,都是一边喊着一位战友的名字,一边前仆后继地冲上阵地。那位战友名叫柴云振。柴云振是志愿军第15军某连的一个班长。在一场阻击战,他因伤势过重,昏倒在战场,后来被转移到后方医院。得知自己的右手食指无法再扣动扳机,

视觉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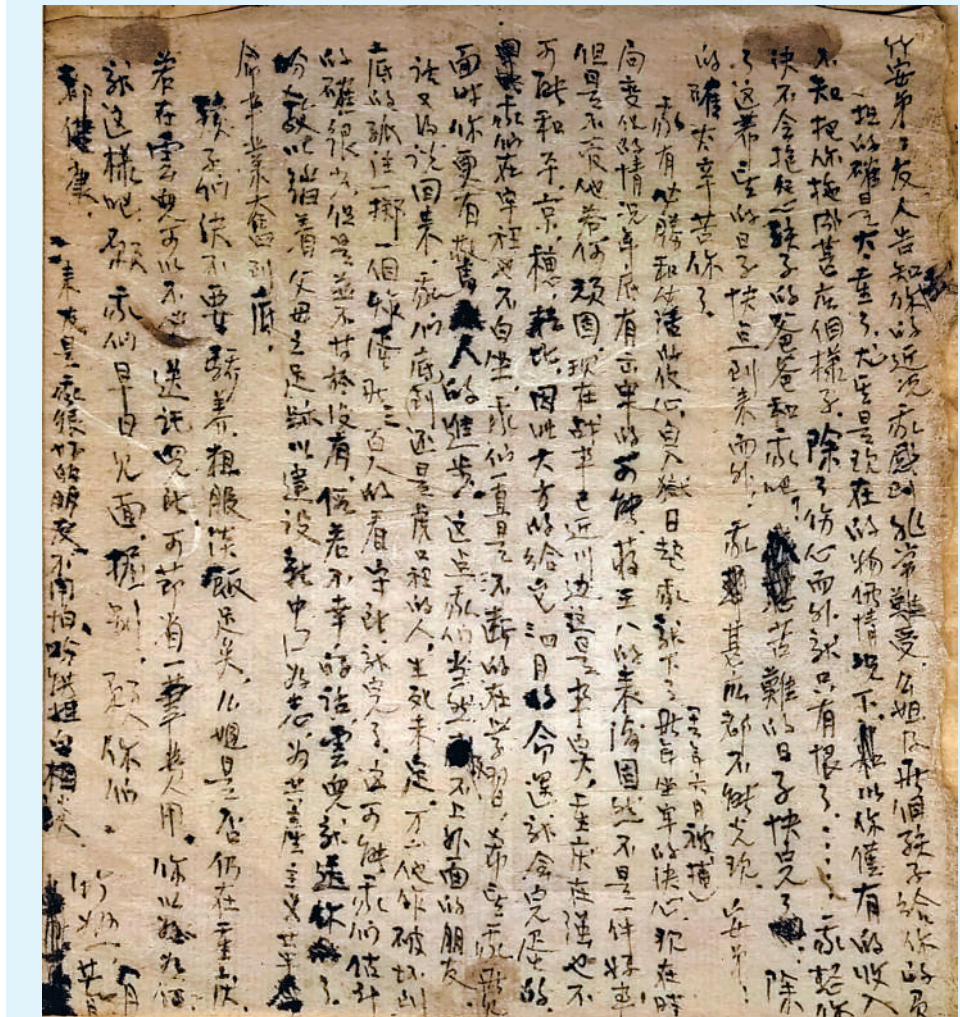
江竹筠给表弟谭竹安的信

竹安弟: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么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甚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备(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么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别别。愿你们都健康。

来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竹 姐
八月廿七日(即阳历1949年10月18日,编者注)



1947年,江竹筠以中共川东临委及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彭咏梧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10月18日,江竹筠在狱中把筷子磨尖做笔,把棉花烧成灰做成墨水,给表弟谭竹安写了一封信。狱友曾蒙霞出狱时,将这封信缝在棉衣袖子里带了出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在旦夕。为保证文物安全,1933年,故宫博物院牵头,将1.9万余箱文物分批南迁。《国殇》(人民文学出版社)讲述的故事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其中人物的聚散流徙,让人们从一个独特视角,感受到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和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

《华北:1937—1945》(四川人民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原名《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该书以英国人林迈可的视角,通过抗战时期他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的一系列见闻,记录了八路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和英勇事迹。书中还收录了近200幅他在华期间拍摄的珍贵照片,反映出真实的抗战面貌。(李连杰整理)



第 6392 期